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四　四百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

謄錄監生臣范　墉

宋史卷四百二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陸持之字伯微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為文九

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敷繹之荆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冑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為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為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為之難也誼憮然又

之鄂謁薛叔以項安世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
歸著書十篇名黷説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
平使袁燮薦于朝謂持之議論不為空言緩急有可倚
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彊起持之長之
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
至又詔以廸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
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
有易提綱諸經雜説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賓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摭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

汀邵寇作鹿卿賛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
振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
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
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
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
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
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歛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
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

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禄又幫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柰何為一人壞成法持不可還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賛畫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

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斂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斂禁掊克汰贓濫抑彊禦恤寡弱黥黠吏訓戍兵瀫百丈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為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為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為民計乎卒爭以

免召赴行在將行盜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
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弊改侍右郎官兼敕
命則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弊宰相以甘
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為宰相私人言
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為江東轉運判
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
人者尸諸市又奏授真德秀為漕時撥錢以助振給不
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價以糶及減抵當庫

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横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寛其期限躬自鉤考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没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因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蘆税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

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鹽經界鹻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温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為會鄉人居言路廼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

州鄭逢辰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
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遷浙
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
觀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
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
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
命矣鹿卿廼出權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
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

守節仗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
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匄祠遷右文
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匄祠上諭丞相挽留
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
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
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
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

知請復舊制從之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寖多有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辯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

奏議講義鹽楮議政稾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為學淹博純實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決遣為政務寛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彞為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為代

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為平糴本遷將作監拜宗正少
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藴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為上
開陳疏奏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
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為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岀判
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庳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
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
龍寡嗜欲不好名敭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
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

也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官差主管禮兵部架閣遷藉田令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尋升祕書郎兼史館校勘輪對言節用先自乘輿宮掖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煥章閣知温州進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直寶文閣差如婺州召赴闕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起居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同修國史實録

院同修撰兼侍講遷吏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諫陳垓論罷召為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入奏言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徳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宫禁自遂谿壑無猒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脉則陛下私恵群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兼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辭歸故

里累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為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

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
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
之地未聞有十八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
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
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悦出知泉州兼提舉市
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筭送入者盡籍于公帑戸
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

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匄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覲去寧國人言之為之流涕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覲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賛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為寒心次論郡國當為斯民計朝廷當為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寛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

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圖閣與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徧聚為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

知建寧府蠲租税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覲也俄而夢覲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夢覲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閒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法長史盛氣待僚屬天錫糾正爲多丁内艱免喪調潮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於守還之帥方大琮辟真

州判官留寘幕府改秩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邑劇牒
慂猥多天錫剖決無留難有倚王邸勢殺人者誅之不
少貸調通判建寧府大水擅發常平倉振之擢諸司糧
料院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
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
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為王府累上令吳燧宣諭再三
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
欲繩以法勢燄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

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章五上出闕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為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

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内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内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迹捕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

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為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令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東轉運判官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

有法召為秘書監兼侍講以贖辭升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聞監察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何以寢姦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物稀疏精采銷耎隱惰惜已者多忘身狥國者少進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亭

戶買鹽至破家隕身者天錫首罷之民作佛事以報罷
荔枝貢召為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趣行無虛日不起
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降御札趣
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宮觀尋致仕加
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
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
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祀輯略
味言發墨陽巖文集

黄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黄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詔為楚州官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懾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别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為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師雍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為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師雍慕徐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具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

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還糧料院又曰料院與相府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下懼禍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

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
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居住再疏斥
趙綸項容孫史肎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
史章琰共疏乞竄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即其
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
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禄大夫觀
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
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啟之朋邪

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籍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𥲤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昴英并及琰鄭寀乘間劾琰昴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昴英屬县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閶乃與𥲤腹心琰昴英去國寀於是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踰月坦攻參政吳潛去陳垓為監察御史時寀與𥲤坦垓大有合為一師雍獨立

寀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寀坦等為起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榻前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為至前因發其偽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寀迺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未幾寀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寀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

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即力勾去清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師雍為左史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而卒於江西官舍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裒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甚故博采公論當官而

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閒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嘉熙二年召爲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艾身足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及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計時諫官蔣峴方力排竑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

許即謁告歸匃祠章十二上三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淳祐元年差知南劒州會峽陽冦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或相語曰侯不來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為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悅而去輸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丁母憂去官衆遮道跪留既免喪授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為心言錢塘駐蹕驕奢莫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教殿

說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指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宮壺拜將作監進楊雄大匠箴陳古節儉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閽力爭元杰時適輪對言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

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

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彛為大臣愛
惜名節而已䟽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
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
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
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
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為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
邊鄙遠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
削稾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

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
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
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
駭泣訃聞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聞有疾何
死之遽耶亟遣中使問狀賻贈銀絹二百計已而太學
諸生伏闕愬其為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
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

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叩閽訟寃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於朝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既又改理寺詔殿中侍御史鄭寀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黄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然獄迄無成海内人士傷之帝悼念不已賜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賜謚忠愍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吴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絶日詣學宫與諸生討論義理辟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檄督宜興縣圍田租既還白水災總志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為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為身計寧罪去爾力争之遂免調滁州教授至官改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

齋牒自詰里正并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振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附五袋名五釐鹽未幾提舉官以為正數民困甚子秀奏蠲之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水昌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

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
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
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
江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
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為治橋梁修堰牐補城壁浚
水原助葺民廬振以錢米招通鄰糴奏蠲秋苗萬五千
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稅并除公私一切之負坍溪沙壅
之田請於朝永蠲其稅民用復蘇南渡後孔子裔孫寓

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踰年無專饗之廟子秀撤
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既成行釋菜禮以政最遷太
常丞以言罷未幾還大宗正丞遷金部郎官金部舊責
州郡以必不可辦之乏數吏顛倒為姦欺子秀日夜討
論給冊轉遞以均其輸人人如債切身不遺一字而輸
足遷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辭為左司兼右
司再兼金部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
鐫罷時嬖倖朱焴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為浙西提舉

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為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十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盜劫吳大椿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與凡子婧爭財自劫其家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徙黥其臧獲子秀廉得實

乃悉平反之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擊貪
舉廉風采凛然犴獄為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
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稅
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為厲已嗾言者罷之
尋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
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為之清安吉州有婦
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萬緡逮繫考掠十餘
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

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伏誅又釋偽會之逮逮者遠近稱為神明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之不應使者下車或親書戒州縣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三而專卒四出巡尉等司繳限抱匣費不貲則其勢必違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無違者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管内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於是事無小大纎悉畢具而亟閙者反

謂專卒凌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釆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録之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吏令名授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

改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焴楊棟盧鉞三
人忠衷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
奉雲臺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
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
泰來遷著作郎帝怒降兩官罷叙復知邵武軍改湖北
提點刑獄移福建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
廼吳潛之死黨奉祠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
召赴經筵遷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拜太府少卿祕書少

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外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荅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黄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内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

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

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

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峯集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

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觀之

平直洪天錫黄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

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四

宋史卷四百二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四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

簿饒州録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遥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貳聞變先遁應龍固守不去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為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大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逐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為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

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
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羣臣
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
夜出象簡書疏藁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
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
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迺按劾丁大全
請加竄斥疏言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
討軍實以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

商販以助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覈民數
稽檢放以蘇民窮嚴戢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
京師米貴應龍為勸糴歌官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
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怨應龍
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
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捄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
東路轉運判官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知隆
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糴二十萬石擢權户部

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
龍言臣覩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靖恭自守
者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駢翩引去豈兩省繳駁過
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咈意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
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
世所有遂迕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
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
録黄久之起為江東轉運使辭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

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𤼵聞應龍至遁去應龍勦逐之南海大治特㫖屢召拜戶部侍郎仍兼侍讀七上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力辭隱九峯子元高亦舉進士知侯官縣没洪天錫歎曰朝廷失一御史矣

潘牥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牥對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

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怨不可得也

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

一門之内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

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

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

王邁前倡異論併詆坊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

漢法坊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歷浙西提舉常

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

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為令故王一抔淺土其為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之而𤖈卒

洪芹尚書右僕射适之曽孫以大父澤入官甫吏調登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並薦之有旨召審察丁内外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論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劒入為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

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

陳力爲多一旦視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慷慨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鋭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惇頤程顥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

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榘度丁母憂以
禄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菴懸霤山江東提點刑獄
吳勢卿辟為幹辦公事不就召為史館檢閱辭不許乞
换待次教授不許乞岳祠又不許乞致仕不報有旨特
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祕
書郎兩辭不許遷著作郎辭不許以疾匄祠差主管佑
神觀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進直祕閣與在外宫
觀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

書院禮景緯爲堂長以疾辭依舊職差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説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賛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横建黄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户代輸秋苗奏蠲五邑

坊河渡錢期年之内乞歸田里者再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栢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為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

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為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狥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汚為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彗出于柳景緯應詔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觧天意者不過悦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悦保私人而違

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為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為百姓之所憤者黜之弃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

忠信之人使為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先則人心悅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寛譬之言曲為他説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内帑郤貢奉之為實避正朝不

若塞侍門廣忠諫之為實肆大青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悦而旋疑此正陰陽騰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利之限力破繫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絶内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閨闥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再辭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

乞奉祠皆不許咸淳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為先務三乞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

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徤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内批疊降而名器輕宫闈不嚴而主威褻横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戚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宫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而或縱於乞憐之畀詞緇黄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於禬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救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

而提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悦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

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為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親沒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所

註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眞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黄濤欲以為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寳祐四年召為宗學諭丁大全為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吴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

者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
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為大
全之人也周旋甚歎僧乘閒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
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程丞
相蔡參政牽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
何為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徐霖字景說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
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奥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淳祐四

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獎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輩輩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逺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

富貴之顧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為霖危之未幾嵩之遭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丞相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畏姦人覆出為已禍故也擢祕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

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宫闈之私
暱未屏瑣闥之姦衷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禋感浹
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
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
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
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
以官高而自貤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
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八年夏

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尋令
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廼拜授十二
年遷祕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
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之霖復以正太子名為言
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兼權尚佐郎官兼
崇政殿說書廼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為羣憸冠不
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
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悅乞補外知撫州祠先賢

寛租賦振饑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寶祐元年差知衢州三年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絶水漿不入口七日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將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閒居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為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

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而自𣂰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髙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

勇今東南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恵䙝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

氣遷國子監丞祕書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觀遷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讀敬天圖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兼侍立修注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誾論罷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提領豐儲倉所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侍左侍郎乞假督府名稱徃本州同守臣防拓不允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賛讀衛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危昭德昭武人寳祐元年進士歴官為史館檢閲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朘民膏血為已甘朘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為此時之寛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

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廉能正直尤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咸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具孚而課吏之實得矣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寛民力且條上厲民四弊又言願陛下為萬世根本之慮為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為當因孰為當革孰為可罷孰為

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窒墨敕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尋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作宗陽宫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江西提點刑獄改直敷文閣提舉千秋鴻禧觀轉司農寺丞主管崇道觀知安慶府召赴闕加直顯謨閣湖南提點刑獄再召為右司郎官加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事召為右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浙西提點刑獄遷司農少卿以祕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大理卿進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

戶部侍郎趙必愿舉塏最詔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為重利禄為輕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甘言容悅者必斥真情鯁閑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入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為諸路憲

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別仍乞除授自臣始自是屢言於帝前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尋提領江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教之進顯謨閣待制知廣州權兵部尚書又進寶章閣直學士知婺州遷權戶部尚書尋為真時暫兼吏

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依舊宮觀久之加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謚清毅塏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士所著可齋瓿藁二十卷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淳祐七年文仲以胄試

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内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閽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為西廊學録丞相謝方叔嘗問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意未喻當以死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丁母憂釋服關從叔父棟守婺州罷歸寓餘杭文仲往問伊洛之學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明蓌婦寃獄應飛悉從文仲議且

薦之荆湖宣撫使趙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徳江萬里合薦文仲學為有用辟四川宣撫司凖備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召為户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為祭酒講學益詰精竅遷國子博士內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然一燈足矣劭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歳為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

不為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廷芝檄王管機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為事不可妄興盖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江北風寒之地民力竭矣為利幾何安忍重擾吾民乎事遂不行召為宗學博士郊祀攝圜壇子階監察御史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餘國脉癃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為大亢幹

覓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羲冠千千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横帶之娱兵疲赤藉掛虚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謦遽輙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説書遷將作少監又遷將作監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為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為

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屬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越二十年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為尊王抑覇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盖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

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
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
之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繼甸騷然文仲疏諫移閭
閻之聚為香火之庭不得為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
豈以黄老之居為輕重哉翼日面奏益懇至及相賈似
道怒曰楊文仲多言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
呂折鍾李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
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抹太學教諭

彭成天迁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衢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濟倉召為祕書少監尋兼崇政殿說書以疾乞致仕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瀛國公即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有事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議曰今祗見天地之始雖在幼沖比即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

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請謚金華何基及栢時大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匄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謝見山文集焉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

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鷙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

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槀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吕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黄鄿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吕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

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户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

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巳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

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

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歳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迎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髪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餙好邪及見天祐又傲

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於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生進抱父屍亦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牥論皇子竑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士與士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塏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嶔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宋文卷四百二十五